中国故事年选



舒飞廉 编选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STORY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中国故事年选

ISBN 978-7-5399-2707-7



定价:24.00 元



舒飞廉 编选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故事年选 / 舒飞廉编选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7.12

ISBN 978-7-5399-2707-7

Ⅰ.中… Ⅱ.舒… Ⅲ.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Ⅳ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 163389 号

书　　名　中国故事年选
编　　者　舒飞廉
责任编辑　黄孝阳
责任校对　二　木
责任监制　卞宁坚　江伟明
出版发行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　凤凰出版传媒网　http://www.ppm.cn
照　　排　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　　刷　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　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18×1000 毫米　1/16
字　　数　320 千
印　　张　20
版　　次　2007 年 12 月第 1 版，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　ISBN 978-7-5399-2707-7
定　　价　24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　录

无刺的鱼	于　强 / 1
老干爹	杨　格 / 5
乔老爷子的红本本	曾宪涛 / 17
穷人的大学	黄　胜 / 22
耳光响亮	杨　格 / 29
十七岁的单车	叶林生 / 33
靠山倒下之后	唐雪嫣 / 37
暴发户的游戏	叶小青 / 41
我也有情	叶林生 / 46
闪烁的天堂	杨秀丽 / 50
一个也不能少	聂牛生 / 55
好大一个扑满	焦松林 / 59
--桶氧气	刘春山 / 63
映天火棘	赵守玉 / 67
转运珠	孙秀利 / 71
特殊行业	郑　军 / 74
九颗假牙	黄廷洪 / 77
两条雪白的毛巾	老　三 / 81
葫芦兄弟	王应良 / 84
泼掉金娃娃	顾文显 / 89
王剃头	安昌河 / 93
百年老汤	张　眉 / 97
你想对我说什么	酸秀才 / 101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

父爱如山　乌　强 / 103
爱上橡皮人　阿　辞 / 107
雪狼　清　明 / 112
生命的撞音　孙瑞林 / 118
偷车这点儿事　方冠晴 / 121
这里的午夜静悄悄　袁　翼 / 127
吃着城墙打匈奴　于全军 / 133
看人跳楼的人　余少镭 / 137
敲诈来的正是时候　刘　丹 / 143
紫塞烧锅　孙瑞林 / 147
老吕的官印　顾文显 / 153
美女像味精　柴兴志 / 157
阴亲　张兴元 / 162
我不当老大已多年　刘　浪 / 166
死债　朱永军 / 170
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　雪小禅 / 174
庸才是这样炼成的　王小玲 / 178
天神吻过的孩子　徐　璟 / 183
战争与爱情　杨　格 / 187
百变丐王　王静者 / 192
兰抗令　尹洪林 / 197
是谁偷吃了冷饭　更　生 / 205
选村长选了把椅子　范菊明 / 209
眼见不为实　于　强 / 214
月儿有圆家难圆　碧　城 / 218
骑旅长的蒙古女王　萨　苏 / 222
死亡飞车　周浩晖 / 226
圈里圈外　胡西东 / 241
狼爪下的人质　傅昌尧 / 253
石破天惊　黄　胜 / 267
菜刀传奇　安吉河 / 279
瓷娃娃　李家同（台湾） / 299
卡尔·克洛耶的天才　/ 304
流氓是如何炼成的　王　璞（香港） / 310

无刺的鱼

于　强

许文敬的父亲由于贪赃枉法，被朝廷革职查办，下了大狱。临终前，许父再三请求狱卒，让他悄悄带许文敬前来相见。望着还未成人的许文敬，许父泪如雨下："敬儿呀，你长大后，不论做官还是为民，都要切记'贪'字头上一把刀，莫要贪。"

许父死后，许文敬寒窗十载，终于金榜高中，被朝廷任命为马唐县知县。他立志要做一个清官，因此一上任，便亲自带领百姓挖沟挑沙，修了几条横贯全县的水渠；又以雷霆手段惩治了一帮为害乡里的恶霸，并且还清理了前任知县错判的几桩冤案。一时间，百姓称赞他是包青天再世。

这日，许文敬正在后堂休息，衙役班头赵六急匆匆进来，递上一份拜帖。许文敬接过帖子一看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拜帖上写着"马唐茶商吴方道顿首百拜"，下头是拜见的礼单，单子上写着：黄金五百两，白银两千两，珍珠翡翠十盒，另有许多古玩字画。

许文敬问班头赵六："这吴方道是何许人物？怎么出手如此大方？"赵六嘿嘿一笑："大人，这吴方道是马唐有名的茶商，富甲一方，在南北各省有百余家分号，人称茶王。不瞒大人，这点礼品不算大方，他送给前任知县的礼品，一次就是黄金五万两……"

赵六刚要再说什么，见许文敬脸色一变，立即打住了。许文敬想起来了，自己刚到马唐上任时，马唐的富豪乡绅纷纷携带厚礼前来拜会，其中这吴方道送的就是一株挂满稀世珍宝的珊瑚。当时许文敬勃然大怒，不但将所有送礼之人全部逐出府门，还每人赏了一顿板子。之后他命人挂出告示：以后凡是行贿之人，一律杖责八十，入狱三个月。当时他记得第一个挨打的，就是这个茶王吴方道派来的下人。

2

“大人，礼单不薄，您看是收，还是不收？”班头赵六试探着问。许文敬哼了一声，把礼单掷到地上：“本官早已张贴告示，不准行贿，这吴方道竟敢公然抵抗本官法令。来人，将前来下礼之人重责八十大板，以儆效尤。”

许文敬本想，这次惩治了吴方道，他肯定不会再来烦自己了。不想几日后，府外来了一顶小轿，轿帘掀开后，走下一位妖娆的美人。美人见了许文敬，款款道了个万福，轻启樱唇：“小女子本是芙蓉楼的头牌月娘，承蒙大人厚爱，为我赎了身。月娘感恩不尽，愿意当牛做马，伺候大人一世。”许文敬一头雾水，自己什么时候给这个月娘赎的身？他赶紧仔细询问，终于得知此事竟是吴方道所为。许文敬气的脸色发青，马上命人将月娘送还给吴方道，并呵斥说，再有下次，一定重罚不饶。

半个多月后的一日，许文敬到文宝斋取装裱的字画。文宝斋的老板笑嘻嘻地取出一张一万两的银票：“许大人，您在鄙店装裱的那幅画，被一个外地商人相中了。小人擅自做主，将那幅画卖给了他，大人一定不会生气吧！”什么？许文敬吃惊不已。在文宝斋装裱的那幅字画，不过是他的涂鸦之作，准备装裱起来送给朋友，想不到竟然卖了一万两银子。许文敬惊喜地问店老板：“买我画的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是哪里人士？”店老板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，只是说是个外地人。许文敬起了疑心，一拍银票：“本官是来装裱字画的，不是卖画的。本官限你三天内追回那幅画，不然休怪本官无情。”说罢拂袖出了文宝斋。

跟随许文敬的赵六说：“不就是一幅画嘛，既然人家愿意买，大人您何不顺水推舟，收了银票。这又不是受贿，大人忒小心了。”许文敬说：“如果我猜得没错，这画一定是吴方道买去了。此人千方百计地巴结我，一定有事求我。自古商人多吝啬，他既然花这么大力气行贿，事情一定是有违法令的不轨之事。如果我卖画给他，日后他就会攥着我的把柄要挟我。”果不其然，那幅画的确是吴方道买去了。许文敬收回画后，付之一炬，并吩咐手下，一定要小心防备吴方道。

不几日，许文敬的老师马侍郎告老还乡，路过马唐。许文敬急忙把老师迎进县衙，设宴款待。酒过三巡，马侍郎见县衙破旧，许文敬一身官服都打着补丁，餐桌上粗茶淡饭，只有一道鱼是荤菜，不禁赞叹道：“老夫一生学生无数，只有文敬如此清廉，真是可叹可佩啊。”说着他让家人取来几尾鲜鱼，赠给许文敬，“我知道你别无他好，只喜欢吃鱼，就特意给你带了几尾无刺鱼”。许文敬一愣：“老师说笑了，这世上还有无刺的鱼？”不想厨子把鱼炖好后，许文敬夹了一筷子，一尝，只觉得此鱼味道鲜美异常，入口松软，唇齿留香，竟然真的没有

一根刺。许文敬惊奇地说："学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第一次吃到无刺鱼。不知道此鱼产于什么水域，是哪里的特产？"马侍郎呵呵一笑，含糊不答。

许文敬自幼喜欢吃鱼，尤其是鲤鱼、草鱼，可自从吃了无刺鱼后，他的口味竟然变得十分挑剔，一心只想吃那无刺鱼，别的鱼肉放进嘴里，全都味同嚼蜡。吃完马侍郎赠送给他的几尾无刺鱼后，许文敬嘴馋，派人到处打听哪里有无刺鱼卖。可派去的人全都无功而返。许文敬无奈，只得作罢，心里却老想着那道美味，整日茶饭无思。许夫人急坏了，又派人四处打探。

工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天一个丫鬟兴冲冲地跑来说，在前门大街新开了一家鱼馆，里面就有一道无刺鱼的菜肴，但是这家店非常奇怪，每天只卖一道无刺鱼。许夫人听后，赶紧命人去买。店家听说是知县来买鱼，急忙把鱼烧好，送进县衙。许文敬吃后，赞不绝口，而店家也识时务地每日按时将无刺鱼送进府内。许文敬吃无刺鱼上了瘾，一天不吃，就感到全身乏力，精神不振。

不料数月后，店家突然停止了送鱼，许文敬全身难受，催促衙役去买鱼。哪承想衙役回来后说鱼馆已经关门，店家不知所踪。一连几日没吃到鱼，许文敬哈欠连连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就在这时，下人进来禀报，说茶商吴方道前来拜见。许文敬心烦，正要说不见，可他一看吴方道的礼单，竟然是十尾无刺鱼，只好请进吴方道。吴方道拱手笑道："许大人一向可好？"许文敬勉强应道："吴老板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"吴方道说："只是拜会大人，别无他事。"他与许文敬寒暄了几句后，告辞而去。此后隔三差五，吴方道便带着十几尾无刺鱼前来拜会，许文敬有心不收，肚子里的馋虫却搅得他难受。

这天，吴方道又来了。许文敬沉着脸说："自古没有白吃的饭，吴老板也不用装了，有什么事求我，明说吧。"吴方道一愣，笑了："许大人果然爽快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在下有个弟弟叫吴方有，半年前因为误伤人命，被大人判了斩刑，几个月后就要行刑……"话还没说完，许文敬摆手说："你要我放了吴方有？此事万万不可，吴老板还是回去吧。"不料，吴方道哈哈一笑："大人也忒小看我了，自古杀人偿命，在下也不能包庇弟弟。我只是想家弟没有子嗣，为了给他留点血脉，我想请大人允许在下请人为家弟借胎，给他留点骨血。"所谓借胎，就是古代判了死刑的罪犯，为了传宗接代，在狱里和家里人选的女子交合，等此女怀孕后，再行刑，以此来延续香火。原来是小事一桩，许文敬松了口气，借胎一事不算违法，由他去吧。于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吴家选的女子与吴方有幽会。而他为了表示清廉，收到吴家的鱼后，都命人给吴家几两银子，作为鱼钱。

4

此事过了不久，许文敬突然接到朝廷文书，说死囚吴方有在千里之外再次伤人害命。许文敬大惊失色，心说那吴方有不是在大牢里关着吗，怎么跑到了千里之外？他急忙带人去大牢，这才发现大牢里竟然是一个与吴方有长相相似的替罪羊。大刑之下，那人招供说他其实就是那个借胎的“女子”。许文敬此时才明白，吴方道为了救弟弟，竟然偷梁换柱。许文敬惊怒交加，正要派人缉拿吴方道，朝廷的圣旨先到了。圣旨说许文敬贪赃枉法，卖放死囚，立即革职查办。许文敬大呼冤枉，说他只是吃了吴家几尾鱼，而且是给了钱的。下旨的官员冷笑一声：“不过几尾鱼？说的简单，你知道吴方道为了巴结你，是怎样养出那些无刺鱼的吗？”说着，他命人将许文敬带到了吴家。

吴家后院有座鱼池，池底全用黄金铺成，周围用白银砌边，水里堆满了珍珠宝石，几百尾无刺鱼在水里游动。到了喂食时间，几个大汉脱光了衣服，跳进水里，那些无刺鱼像见到了美味，纷纷游到大汉身上，竟然用嘴咬开大汉的肌肤，吮吸他们的鲜血。等鱼群吃饱后，大汉们已经是满身伤痕，痛不欲生，几乎昏死过去。许文敬瞠目结舌。下旨官员说：“这些无刺鱼生于东海，生性嗜血，而且喜欢居住在金银之地，人称‘贪鱼’。只要有人吃了它们的肉，就会上瘾，一日不食无刺鱼，便会浑身难受，最后为了此鱼，就会昧着良心变成贪婪之人。马侍郎和鱼馆里的无刺鱼，都是吴方道为了引诱你上瘾设下的局啊。”

许文敬呆呆地望着金池里的无刺鱼，后悔莫及。“想不到我一生最为痛恨的贪字，最后竟然落到我的头上。贪鱼，贪欲……”许文敬突然明白了，他大叫一声，纵身一跃，一头撞到了金池上。只见血光飞溅，一池清水顿成血色。

下旨官员叹气说：“贪字头上一把刀，还有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呀？”

（选自《今古传奇·故事版》二零零七年三月上）

老 干 爹

杨 格

悲伤的王铁锤

事情还得从二十六年前说起。那个时候老王还被大家叫做王铁锤。王铁锤是个苦命人，父母死得早，东家一口饭，西家一寸衣，王铁锤磕磕绊绊长大了。年纪是长大了，可王铁锤人却生得瘦小，仿佛就没怎么发育过。王铁锤也想有个女人有个家，可家穷人丑，哪个女人能看上他？想得没有办法了，王铁锤也就死了心。

一天早上，王铁锤出门侍弄农活，走到门口那棵大榆树下时，看见树根下放着一个花花绿绿的一个小包裹。王铁锤蹲下身子一看，包裹里面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小脸蛋青紫，眼睛紧闭，连哭喊的力气也没有。不用说，这可怜的孩子肯定是哪个没结婚的姑娘生下的遗孽，三十二岁的王铁锤想都没想，抱着孩子就回家了。

弃婴是个女孩，王铁锤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王美丽。有了这个女儿，王铁锤似乎有了奔头，两条罗圈腿像驾了风，来来往往地忙个不停。王铁锤像个货真价实的母亲，把王美丽抚养成了水灵灵的大姑娘。

王美丽一天天长大，虽然有王铁锤的溺爱，但她生活得却很痛苦。在农村，私生女就是耻辱的代名词，而养父王铁锤又那么窝囊，王美丽觉得，老天爷对她太残酷。于是她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撒在又老又丑的养父身上，对王铁锤横挑鼻子竖挑眼。王铁锤知道女儿的憋屈，总是笑嘻嘻地承受着王美丽的凶悍。

王美丽虽然凶，但是却很有心计，书读得很刻苦，因为她知道，只有考上大学，才能脱离这块让她仇恨的乡土，才能和让她脸面扫地的养父彻底决裂。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于，王美丽一路顺风地考上大学。四年前，大学毕业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回到王铁锤身边，甚至连个电话信件也没有给，仿佛从人间蒸发。老乡们都说，老王养活了一头白眼狼。

老王想想抚养女儿付出的那么多苦难，也恨也气也后悔，可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，老王又牵挂起薄情的女儿来。

前些天，王美丽突然打电话到村部，村长找来老王接电话，老王一听到王美丽的声音，一下子就哽咽了："闺女，爸想死你了，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，也没个消息。你过得还好吗。"王美丽似乎也很激动，说自己已经在城里成家了，丈夫是个体面人，最近，她还生了女儿。她想让老王进城过一段日子，顺便带一罐酱萝卜去。王美丽说，现在她吃啥都不香，就想吃爸爸腌制的酱萝卜，并给了老王一个电话号码，要他到城里后，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她，她让人开车去接老王。

老王激动得差点没把电话筒握碎了，女儿嫁了城里人怀孕了！自己也当姥爷了！

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王没有啥闪光点，可他腌制的酱萝卜却是当地一绝。从村部回到家里，老王千挑万选，选了最好的萝卜，洗干净，切成条，晒干了。再放到自己酿好的麻辣酱里，用一口小瓦罐闷着，几天后，打开瓦罐口，扑鼻的香味就冲了出来。

这天早上，老王揣上二千块钱（这是他所有的积蓄）和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，再背上那口瓦罐，赶往省城。老乡们看见老王脚下生风的样子，问他到哪里去？老王满脸喜气地说："闺女找了个城里人，坐月子了，闺女女婿这不想我了吗？要我到城里享福去呢。我这就到省城坐火车去闺女家。"

老乡嘴里说着好，心里却骂道："狗日的老王，没个记性，只怕是被白眼狼吃了还笑呢。"

吃了个鸿门宴

老王到了省城，顺利地坐上开往千里之外南江市的火车。在他的对面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男人。瘦高个很热情，一口一个大哥地和老王攀谈着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老王兴奋地比划着，把进城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瘦高个说："大哥是有福之人啊，闺女这么孝敬，现在接你去享福去了。"老王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第二天中午时分，火车到达终点站，老王和瘦高个都下了车。瘦高个说：

“老哥啊，也是咱俩有缘分，小弟请大哥吃午饭。”老王说：“那哪成，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。”瘦高个说：“小弟诚心想交大哥这个朋友。我也是南江市人，说不定哪天要麻烦大哥的女儿女婿呢，您就别客气了。”说着，连拉带拽把老王请到一家叫香格里拉的豪华酒楼。

瘦高个要了个包厢，落了座，很爽快地点了一大桌菜，又要了一瓶茅台。老王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连声说：“在乡下听说城里人怎么怎么不实在，可我咋就遇到了好人呢。小兄弟，大哥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高兴啊！”情绪一高，老王放开量喝起酒来，一个小时后，老王迷迷糊糊地醉过去了……

老王被一阵幅度很大的动作和吆喝弄醒，睁开迷蒙的眼睛一看，眼前站着男男女女几个人。见老王醒来，一个水灵灵的女服务员说：“先生，请您埋单。”老王揉着热烘烘的眼屎，不懂这闺女说的啥意思。一个胖男人板着脸说：“就是你们吃完饭了，现在叫你结账！”

老王一惊，说：“那兄弟请我吃饭的，他说他结账。”女服务员说：“先生，那位先生有事早走了，在我们服务台打招呼说是您结账，他还拿走一条烟呢，您看，这是账单。”

老王知道自己上了瘦高个的当了，只好自认倒霉。他沮丧地站起来说：“我说咋就碰到那么好的人呢，算了，就当我养的一窝猪死了。闺女，一共多少钱？”

女服务员笑盈盈地说：“一共二千块钱，先生。”女服务员的这句话，把老王又吓瘫在座位上。二千！？两个人张张嘴就吃掉他半辈子的积蓄？这吃的是龙肉还是人肉？老王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人，说不出话来。

站在一旁的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白白胖胖，西服皮鞋，一个一身黑衣，剃着光头。黑衣人冷冷地说：“今天是我们五周年店庆，还打了八折，不打折，就得二千五，我们可都是明码实价，你们可是看着菜单点的菜。”

老王知道事情没有收拾的余地了，总不能将吃的喝的倒出来还给人家吧。他哭丧着脸说：“咋这么贵呢？我那二千块钱是给我外孙女的见面礼呢，这下好了，给骗子骗了精光。哎！这还说啥呢，这钱我给！”

老王一边心疼地嘟囔着，一边朝胸口的贴身口袋摸去，这一摸不要紧，老王的手定格在胸口前，钱包不见了！

黑衣人一看就明白，这可怜的老头遇到骗子了，那狗日的骗子不仅饱餐了一通，还将老头的钱包给偷了。黑衣人勃然变色说：“上当了吧，啥也别说了，打电话给你城里的亲戚，叫他们送钱过来！”

8

老王哭丧着脸说："兄弟，我女儿女婿家的电话在我钱包里啊，数字那么多，我记不清了。"黑衣人说："那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，说出来，我派人去接。"老王说："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我是头一回来呢。"

"废话！自己家女儿女婿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？你想吃白食是不是？你找错地方了！"黑衣人一把揪住老王张开的领口，挥拳要打。这时，那个白白胖胖的男人说话："算了吧，看他这个样子也不是吃白食的人，打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"黑衣人收回拳头说："大哥，照这么说咱们就白白地让他沾我们便宜？"胖子说："这个头当然不能开，我看这样吧，厨房里不是刚走了一个杂工吗？就让他顶上，一天算他二十块钱的工资，工资扣下，干满一百天后，让他走人。"

黑衣人连声歌颂大哥英明，老王也听出了个大概。他想，人家是做生意的，当然不能白白让人吃了，不揍他，让他打工还债，那是放他一条生路啊。于是便连声说："中！中！"

当下，老王就留在了酒楼的厨房里，摘菜洗刷传送，像一块万能的膏药，哪里需要就贴在哪里。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，才消停下来。黑衣人扔过来一碗饭，哼了声说吃吧，就走了。老王也是饿了，端过碗，就吃了起来。

这是一碗由几个客人吃剩下组成的白米饭，老王咽了几口，想到行李里还带着那罐酱萝卜，想到自己一时半会见不到女儿女婿，这罐菜放长了也是变质，便解开随身携带的蛇皮袋的口子，取出瓦罐，开了封口，夹出几根萝卜条，放在碗里。

老王想着被人骗了半辈子的血汗钱，想着看不到女儿女婿和外孙女，越想越急，越想越气，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白米饭里，滴落在萝卜条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"咦"让老王抬起头来，老王擦干泪水一看，是那个白白胖胖的男人。胖男人提着鼻子，四下瞧着，自言自语着："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"老王不知道胖子说的是啥意思，没有搭腔。胖子继续搜索着，突然在老王的面前停下脚步说："这香味是从你碗里酱萝卜冒出来的。"老王害怕被认定为小偷，连忙说："大兄弟，这酱萝卜是我带给女儿女婿的，不是你们饭店的，不信，我拿给你看。"老王把瓦罐拿过来，又开了封口，指着里面的萝卜条说："你看你看，你们饭店没有这个吧。"

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味道，淡淡的香，甜甜的辣，幽幽的酸。胖子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瓦罐里的酱萝卜，用筷子夹出几根，但见那萝卜条青翠逼眼，浅白润日，纹理纵横，错落有致。给人的感觉是一口咬下去，牙齿未动，那萝卜

条就"嘎吱"一声脆断为两截。

"这是你做的小菜?"胖子盯着老王问。

"嗯哪,我闺女就想吃我酱的萝卜条,特意叫我带的。"老王说。

"嗷——"胖子沉吟着,又想了一会儿说:"老同志,我索性帮你帮到底吧。我们酒楼呢,也需要些小菜,我看你手艺还说得过去。这样吧,你给我专门腌制这种酱萝卜,一天三十斤,每斤我给你一块钱的加工费,这样呢,你一天就可以赚三十块钱。两个月就能把欠我们的饭钱还清,你看怎么样?"

老王就想着早点还清欠人家的钱,听胖子这么一讲,高兴地说:"大兄弟,我打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人。中,就这么定了!"

胖子哈哈一笑说:"还是要请你谅解啊,我这可不是扣押你,实在是没有办法,那顿饭钱不解决了,说不过去啊。这样吧,我带你去一个宽敞的地方,你就住在那里,安心给我腌制酱萝卜,需要什么原料配料,你跟我说。"

"中!"老王向胖子伸过手去,看见胖子没有握手的意思,又收了回来。

随即,胖子带老王走出酒楼,来到停车库,在一辆"宝马"轿车前停了下来,让老王上了车。胖子启动马达,"宝马"在灯红酒绿的城市街道上左左右右,半个多小时后,停在一栋别墅前。胖子把老王带到屋子里说:"你就住在里面,啥东西都是齐备的,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过来,你安心在这里打工吧。"

老王早呆了,这么大的房子,比村里的礼堂还大呢;这么漂亮的摆设,人咋敢放手用呢?这大兄弟人咋就这么好呢?

朱老板的心思

这个白胖子叫朱幸福,香格里拉大酒楼的老板。朱幸福无意中看到老王的酱萝卜后,心里激动得怦怦响——这么好的小菜能给他带来多少利润啊!

到香格里拉吃饭喝酒的人,吃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,水里游的,往往是那些风味独特的下饭小菜能勾起他们的胃口。要说酒店里也不缺小菜,王致和啊,老干妈啊,多的是,可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小菜吃多了也会犯腻,朱幸福为此伤透了脑筋。而老王腌制的小菜,纯天然,真成色,色香味俱全。要是酒楼里每天上这样的小菜,那得招揽多少食客啊,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他的财神爷!

朱幸福又想,这样的财神爷,一是不能让他觉悟,一旦老王明白自己的价值后,一定会和他谈条件;二是不能被别人发现,一旦被发现,会有多少酒楼的老板来挖老王。

朱幸福将老王稳在他那栋还没有入住的别墅里。为了防止老王逃跑，他将大门紧锁，还牵了一条叫“赛虎”的德国牧羊犬守在门口。而老王需要的所有原料配料，也都是由他一手操持。朱幸福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动声色地把老王的手艺学到手，因为长时间地把老王软禁在别墅里也不是个办法，学好了手艺，放老王走，也可以放心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老王腌制的第一批酱萝卜新鲜出炉，不出朱幸福所料，酱萝卜投放到餐桌上后，就餐的人没有一个不赞不绝口，都追问这小菜是哪里买的。朱幸福颇为自得地说：“我探索研究了好几年，自己研制出来的。”大家纷纷挑起大拇指。

这之后，香格里拉酒楼的生意彻底火起来了，大部分食客就是冲着那碟酱萝卜而爽快地一掷千金。

这大晚上，香格里拉酒楼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贵客——南江市市长及他的一批客人。

为了接待这位贵客，朱幸福挂起了“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这让市长很满意，严肃的脸也亲切慈祥起来。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，宴会进入尾声，朱幸福端上来几碟酱萝卜。就像当初朱幸福第一次发现老王的酱萝卜一样，市长一下子敏感起来，他提着鼻子目光炯炯地盯着萝卜条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捏过一根，放进嘴里。众人一片寂静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市长。萝卜条在市长的嘴巴里“嘎巴嘎巴”地脆响着，市长突然断吼一声道：“好！很好嘛！大家都来尝尝，是个新生事物呢！”

众人学着市长的做派，各自伸手拎过一根萝卜条，嘎巴嘎巴地咀嚼着，真心诚意地叫着好。市长的兴致更高了：“小朱啊，可以加大一点投放量嘛，再来几碟。上米饭！”

朱幸福一挥手，十几个模特般的女孩端过米饭和酱萝卜，分别呈给每位客人，然后退出。市长甩开膀帮子，一口米饭，半根萝卜，左右开弓，上下联动，三下五去二消灭了一碗米饭六七根萝卜条，一抹嘴道：“小朱同志，我还要乘胜追击再消灭一碗呢。”又环视大家道，“同志们啦，我可是好多年没有心甘情愿地吃过米饭了，今天居然要消灭两碗，这个小菜居功至伟呢！对了，小朱同志，我要犯个错误，你给我弄点这个东西，我要带回去，每餐饭我都要和它打交道呢。同志们啊，这不算索贿吧。”大家哈哈大笑着，说市长这可是你第一次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啊！市长也开怀地笑了。

这个时候，朱幸福低声细语地说：“市长，我要违抗领导指示了，我不能打

包一大堆酱萝卜让你带回去。这个小菜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，我知道它的特性，酱菜打开封口后，当天食用才能保持最好的味道，过夜了，味道就有些走样。所以，我每天为您单独腌制一罐酱萝卜，每天给您送一次，以保证您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。不过，这需要一段时间，一个星期后，酱萝卜才可以出炉。"又高声说道，"大家可别以为我是在打我自己的小算盘，我可是为咱南江市六百万老百姓做好事呢。市长吃饭香了，咱老百姓就更有盼头了。"

大家纷纷附和，市长笑着说："小朱是个有心人，搞起来发明创造了。好！好！"

送走了市长一行，朱幸福高兴得恨不得翻几个跟头。能攀上了市长这样大人物，以后发更大的财还用担心吗？

第二天，朱幸福在送原料给老王的时候说："老王，你从这些萝卜中挑几个最好的萝卜，单独腌制一罐。"老王没有多问，说声"中"。朱幸福又说："老王啊，我随便问个事情。你在腌制萝卜时，我观察了好些日子了，事后呢，我也照你的程序做，可搞出来的成品怎么就没有你搞的有味道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？"

说起这个话题，老王来劲了："大兄弟，我啥秘方也没有，就是普通的萝卜和油盐酱醋，可是，这腌制的火候最难把握。选什么样的萝卜，切什么样的形状，晒干到什么样的分寸，下多少盐，埋多少酱，闷多长时间，丝丝毫毫不能差。你要问我这丝丝毫毫到底在哪里，我也说不出，我就是凭感觉。比方眼前一大堆萝卜里，我一眼看去，那些最适合的萝卜好像在向我招手，我就抓过它说，就是你了；再比方萝卜条晒到什么程度最好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反正晒到时候了，那些家伙们就像在向我喊呢。在我的眼里，那些盐啊酱啊萝卜啊，都会说话呢。"

朱幸福听罢，清楚自己是学不好这门手艺了，他也知道，老王说的是实话，老王和酱萝卜打了几十年的交道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每道工序都是有生命的。

朱幸福心事重重离开了别墅，怎么样才能把老王永远软禁在自己身边，为自己创造财富呢？他一时没有了主意。

一个和四个

老王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后，躺在别墅里小运动场的草皮上，"赛虎"蜷缩在他身边——本来，朱幸福是想让这条大狗在门边站岗放哨，防备老王逃走。可老王这些天和赛虎相依为命，人与狗倒是有了深厚的感情。空闲的时候，老王就蹲在赛虎跟前，和赛虎说着话，老王说他这辈子受过的苦难，说到伤心处，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